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我总觉得“若耶”是个美丽的词,也是个美丽的乐音,宛如香草,冰心,贝叶。温婉又似花蕾的初绽,又袅娜成一只坝。越人说,或许是越人的叹词,或许是越人欢喜的越声。所以,把一片山取若耶山名之,一湾水则命若耶溪。溪边有浣纱的西施,亦美;山边有右军的老屋,亦美。晨曦拂动碧叶有“若耶”

若耶

徐华泉

之音,一苇临水亦有“若耶”之歌。我是越人,我把“若耶”染成云水禅心。作曲家何占豪先生亦是越人,我问他“若耶”之性灵?他说是的;那是金声玉振的越声?占豪先生说,是的;是《梁祝》的根音?占豪先生点头。我凝视他,一个从若耶溪而来的越人,发着“若耶”之声,把越歌回荡在天地间。

我属望他是西施,那种哀吟或雅思的心曲该是丽人的余绪。可他却如若耶山上的樵夫,他知道越声之美,超越“若耶”的越声,是宇宙的神曲,万美归一。何先生说,山川灵性,天音梵语皆为乐章。若耶山之晨露是越声的序曲,若耶溪之暮霭是越声的慢



记得陆放翁有诗《居室甚隘而藏书颇富率终日不出户》,诗句颇长但深得我心,虽被友人判作“宅男”但仍乐此不疲。笛卡尔说:好书,读起来便如同世界上最杰出的人谈话。室中既然有圣贤满座,还有多少出门的必要呢?扬扬同学赴欧留学后,他的房间慢慢地变作我的“书房”。房间面积不过十多平方米,除去衣橱睡床,“甚隘”。原属中学生的书桌容不下许多书,新买的书便沿着墙根胡乱地往上堆砌,数千册,颤颤巍巍地堆,直堆成一人多高的书墙。摆放时往往随意,马尔克斯同王阳明挤在一块,卡尔维诺又与汪曾祺亲密无间……不过,有时看着貌似杂乱的组合,隐隐地竟能找到大异其趣的感觉来:譬如《西方哲学史》与《茶经》,《理想国》与《乌合之众》,《裸猿》与《人类简史》。凡此种种。书里是有神明的,此番种种实属不敬。终于下决心拆去睡床,添置书架,几番归类、各种腰酸背疼汗流浹背后终于有个书房模样了,配上原本窗台上的几盆兰草绿植,几块捡来的石头算是文玩清供,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呢。

藏书中最“珍贵”的有两套:一套是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合计2.78元。末页有父亲的签名以及购书日期和地址:77.4.21 金卫。那时父亲已从徐汇调往金山,参加上海石化总厂的建设。还有一套是上海古籍社1978年四卷本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价格6.85元。两套书并非善本孤本之选,尽管封面包了牛皮纸,但书页已经泛黄,所谓“珍贵”是因为这是父亲的遗产,也是家庭藏书的始祖。父亲那时微薄的收入需要养活远在山东

板,若耶山之狂风是越声的快板,若耶溪之幽梦是越声之清唱。何先生把若耶的精髓配置在《梁祝》之上,把他心存的慈念融化在《梁祝》的内核里,把他哀婉沉浸在《梁祝》的曲式里。一个从若耶出走的人,成就了世界的风华。我和他在复兴西路老旧的公房里对话,屋里最有价值的不是小提琴而是他的思想:爱情与自由。我问,以越声《梁祝》的主旋律创作小提琴协奏曲和原创的小提琴协奏曲该怎么理解呢?何先生笑言,你以为是呢?我只是渴望明媚、震撼、惊悚的旋律作为中国艺术传播世界与人类共情就可以了,越声启迪了我,我没有去思量原创与否,犹如同一题材的京剧和话剧能用原创与否来区分吗?音乐的情感具有世界属性。那是一个春风沉醉的下午,何家老屋有若耶山的青鸟,若耶溪的欸乃。老何粗犷的脸没有梁祝的哀怨,只是家学没有全部遗传浅薄的失落,好在子承父业。他说,女孩儿留学回国了,她学过琴,却和若耶很远,虽然有点喜欢。让她自由,就像在若耶溪行舟,恰如我喜欢自由就选择《梁祝》,没有自由的选择也就没有《梁祝》,而《梁祝》的主题则是争取自由。当然还要感谢孟波先生的慧眼,没有孟波先生的慧眼,也就没有《梁祝》。好的传世作品必然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刁难——一种恶念派生的愚蠢行为。

与人类有共同的心声,机遇不在,盛名难就,艺术是有它的即时灵性的,而且应该赞美或悲伤人类共有的情感,除此,都不是好的作品。何先生看定我。至此,他提议我采访共同作曲的陈钢先生,他说,是两人的智慧才造就艺术的花冠。我颇首称是。

二十年后的2020年,在上海市官我见到了陈钢先生,他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的蝴蝶梦”演讲中,兴之所至,目不视谱,一曲《梁祝》化蝶而来,虽有停顿亦蜿蜒如若耶之溪。我问先生,上音在《梁祝》之后,可有辉煌的作品吗?先生哈哈大笑,怎么会没有呢,当我们与世界越来越和谐共振的时候,后浪比前浪还厉害呢!笑声轰然而起,我

亦尴尬。哪怕陈先生心比天高,青云之志,会自誉仅《梁祝》而已?陈先生的若耶情深和越歌缠绵成为他的文化基因,也塑造了他的艺术形象和魅力标志。然而,他可依然存念父亲陈歌辛要他签名的《梁祝》总谱遭拒的悲情?依然存念“《梁祝》竟成了我初恋的预言和墓志铭”。可惜的是,先生拄拐了,毕竟青春不在。苏苏给我和先生的合照,先生正对我侧目而视,是对我的提问不满,还是对我的嘉许?我难言。后来此照被源琼的“魔都木流堂”公众号作了号标,不知先生看到了没有?

2009年8月,我和凤去巴黎见证女孩儿幻和亮的结婚注册,他们安排我们作伴游行。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我见到了莫扎特,一个35岁而逝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天才作曲家。盖特莱德街9号他的故居,瞻仰者摩肩接踵,心怀虔诚,那是对艺术的膜拜,那是对思想的感恩,那是对自由的尊重,那是对文明的礼赞。

门外,阿尔卑斯山雪冠晶莹,长河奔腾而过。宇宙同轨,若耶山也空谷云岫,若耶溪也奔腾而过。萨尔茨堡国际音乐节,《梁祝》朱弦玉磬。

每次走过舟山路,心里总会浮起一阵阵涟漪。舟山路是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全长一公里左右,路也不宽,最宽处也不过10米左右,南起霍山路,北止岳州路,既比不上武康大楼的名气,也比不上衡复地区的雍贵,更比不上南京路上通宵达旦的霓虹闪烁。但舟山路曾经是很靓的,它曾被称为是犹太人的“诺亚方舟”,是当年犹太难民的避难所。从1937年到1945年,最多时这里接纳了近3万名犹太难民。从1943年开始,日本侵华当局命令所有犹太难民全部迁入上海虹口区提篮桥一带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个隔离区包含15个街区,隔离区西起公平路,东止通北路,南始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犹太人进入隔离区后,得凭通行证才能有限次外出。

而舟山路是当年犹太难民隔离区中最繁华的地方。从欧洲逃难到上海后,为了生存,犹太人开设了服装店、鞋帽店、面包店、咖啡店、饭店等数十家商店,再加上有不少上海当地人也在哪里经商,短短的几年时间,提篮桥地区就出现了商业繁荣的局面,塘山路(今唐山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汇山路(今霍山

作为80后,小时候常被父母说,你现在不学烧菜,以后就是买熟食过日子的命。小时候我不以为然,结果没想到,父母当年的话如今“一语成谶”——随着快递物流的普及,“熟食”变成了各种“外卖”,而我们真的成了靠外卖过日子的一代。

不过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虽然习惯了朝九晚五,买菜的时候五谷不分,烧菜的时候荤素不搭,可因为一场疫情,我们这种即便在双休日也懒得下厨房的“甩手掌柜”,不得不开始学烧菜了。

理由很简单,世人常说“饮食男女”。“吃”是人的基本需求,“吃美食”是基本需求最直接的要求。如果在家不方便出门,还有什么比自己动手更能“丰衣足食”的呢?

说到学烧菜,现在真的是比以前方便了。以前学一个菜要问父母,或者去饭馆的后厨问大厨。现在不论是多么冷门的菜,在互联网上都有视频。小到葱姜怎么切,大到烤全羊怎么烤全部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互联网上不教的。

但是一来二去,我却对看视频学烧菜,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因为啊,味道不对。根据视频做出来的菜,看似整整齐齐,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我站在油锅前面,每每都会想,这个“菜”真是这么做的?不对劲啊。腌笃鲜,为什么要放排骨?不是应该是蹄膀加咸肉吗?糖醋小排,为什么用番茄酱?不应该自己用酱油加糖加醋调和牛肉糜还是猪肉糜?哎呀呀,不想不要紧,一想就没完没了。

所以烧“家常菜”,到底烧的是个什么呢?居家工作的时候,烧过许多菜,荤的,素的,清蒸的,红烧的,煎炸的……有一天,街道给每家发了馄饨馅,我们自己买了馄饨皮。视频里教的包馄饨的方法居然有七种之多……试了其中还算靠谱的三种,最终选定了最有儿时记忆的包法。馄饨包好下锅,煮水烧开捞起。看似简单,却唤醒了我全部的童年记忆。

是的,我们煮饭烧菜,其实靠的不是视频,而是我们儿时的回忆,寻找的是那一份小时候的味道啊。哪怕全天下的红烧肉都是五花肉,你家

的红烧肉是没有肥肉的,也没有关系。烧菜本无所谓对错,重要的是大家吃得高兴吗?大家如果吃得高兴,烧菜的人自然也烧得高兴,就是这么简单。想通了这个事儿,烧菜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种有趣的记忆探索。这个菜小时候是奶奶烧的,那个菜爸爸从前是那样烧的。这个菜外婆是放酱油的,那个菜妈妈总是炖得特别烂。每一个菜都是一段温馨的回忆,有时又会想起一些早就离去的亲人。

说了那么多,你可能会问我,现在你最拿手的是什么菜呀?谈不上最拿手,待在家里我最喜欢做的是蛋炒饭。对,就是传说里中餐的最高难度“蛋炒饭”。

炒饭心得一:炒饭要用隔夜冷饭,最好有点干。炒饭心得二:鸡蛋液打匀了之后,如果是三人量以上的炒饭,最好一个用炒蛋,两个用蛋液直接下锅。这样不仅蛋液能包住米饭,还能看到一块块的炒蛋。炒饭心得三:如果家人不忌口,而你家里不缺盐,小葱可以放很多,越多越香。炒饭除了金黄还有碧绿色。嗯,这是我从重庆火锅炒饭偷师来的。

至于,炒饭要不要加酱料,要不要加酱油,则是看个人口味了。我喜欢小时候的味道,只撒盐不加酱料。我儿子则喜欢外卖的味道,蛋炒饭要加一点酱油。虽然我比较反对,但还是满足了他。毕竟,这以后就会变成他小时候的味道了吧。

民以食为天,人间烟火气是我们每个人灵魂皈依的地方。家常菜,即是我们记忆里的味道。

喜欢走小路,避开熙熙攘攘的人群,错开那些别人觉得最好的风景,在我心里,只有安静,才会得到最美的景致。

在很多行走的路途上,我总是走在最后的那一个,这时前面的喧嚣已经过去,我便拥有了一大片宁静时光,我无需追逐,更不会担心被追赶、被打扰,我可以安静地听一树风声,安静地与一株小草对话。

就像此刻,我离开通畅的大道,拐进了一条弯弯的小路,它们的终点在我心里。

小路弯弯,在我心里便是最好的风景。走过一丛草甸,偶遇几株老树,小路是经年的脚步踏成的史书,老树是岁月里最忠实的守护者,小路旁的所有景物,都写着每一个过路人的故事,笑泪交织,更有岁月里默默无闻的坚忍。

它们告诉我昨夜的风是多么的温柔,它缓缓地染黄了满山红叶,缓缓地吹落了山花凋零,独独留着低矮的青草依旧,在小路上与落叶缠绵,仿佛这是对秋日最后的眷恋。

小路弯弯

李翠连

战结束后他还曾数家眷心怀抱感激地访问故地……我小时候就读于公平路小学和嘉陵小学(东余杭路),几乎每天都要经过舟山路,依稀记得从唐山路到东余杭路这一段的舟山路上街沿几乎都是各种飘着香味的点心小吃店,那里的小吃五花八门,有油炸,有清蒸,有现炒,也有汤煮等;还有在提篮桥监狱一墙之隔的舟山路菜场边上有几家卖油墩子和葱油饼以及老虎脚爪的小摊贩,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当然提篮桥海门路上的“一定好”食品店生意相当兴隆,逢年过节经常要排队的。食品店马路对面有一间四开间的旧货商店,阿拉叫伊是“小淮国旧”,提篮桥东大名路上那两层楼的新华书店,也是阿拉小辰光经常要逛的。那时提篮桥附近就有三家电影院,大名电影院(东大名路)、东海电影院(海门路)和东山影剧场(霍山路),其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时过境迁,随着旧城改造和北外滩的开发,舟山路周边旧街道和商铺大都已经“湮没”。岁月滤去了往昔的浮华,但幸存的几栋建筑依旧可以让你咀嚼那斑斓的曾经,撩拨你的心弦。

走过舟山路

丁建平

说舟山路上的数万犹太难民大都活着离开了上海,还生出了数百名小犹太人,堪称奇迹。那个特殊时期,舟山路还出现过不少名人。1933年9月宋庆龄在舟山路主持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父母访华在霍山公园内,1993年拉宾访华专程到舟山路祭奠,并特别感谢上海人对犹太人的宽容和帮助;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卢门撒尔13岁时和他家人从德国逃难到上海时,就住在舟山路的亭子间里与上海人毗邻而居,二

雅玩

七夕会

的奶奶、母亲和我们一群子女,藏书对他而言绝对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了。

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工作后,我开始有自己的收入,但买书仍是有所顾虑的。好在陆续有零星稿费,于是稿费便用来买书,“量入为出”,有“以写养藏”的自得。从宿舍搬进新居后,书籍很快塞满添置的书橱,这让接下来收藏有所收敛,但是碰到心仪还是不会犹豫。

说实话,没有去做藏书家的梦想,买书皆是因为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渴望拥有。这跟爱情已经有些相像了!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于我却是书非买不能读也。一本好书读到极妙处、拍案惊奇时,忽然想到需要归还,便有珍宝得而复失、拱手让人的伤感。

大凡藏书家多少是有些怪癖或是迂腐的。杨循吉(明朝藏书家)云赠书犹嫁女,司马光视读书如敬神。南宋费衎在《梁溪漫志》里记载司马光读书的开场式:“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无独有偶。前几年我曾把自己的散文集送给老家的叔叔,不多久有乡亲闻讯去借阅,老人家断然拒绝:自己尚未开读。来人无奈,问:何时读完?叔叔曰:那谁知道?须得等到大雪封门时节才会开始读……听说后,我忍着笑再次给叔叔寄去数本。

有时整理藏书,看到橱顶的“毛选”和“聊斋”偶尔会幻想父亲当年在宿舍读书的情形:橘色的灯光,泛黄的书页,一杯淡茶或是半杯廉价的白酒,还有几颗花生……想到这,就想起喜欢的博尔赫斯。他说:“如果有天堂,那里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藏书记

鲁北明

记得陆放翁有诗《居室甚隘而藏书颇富率终日不出户》,诗句颇长但深得我心,虽被友人判作“宅男”但仍乐此不疲。笛卡尔说:好书,读起来便如同世界上最杰出的人谈话。室中既然有圣贤满座,还有多少出门的必要呢?扬扬同学赴欧留学后,他的房间慢慢地变作我的“书房”。房间面积不过十多平方米,除去衣橱睡床,“甚隘”。原属中学生的书桌容不下许多书,新买的书便沿着墙根胡乱地往上堆砌,数千册,颤颤巍巍地堆,直堆成一人多高的书墙。摆放时往往随意,马尔克斯同王阳明挤在一块,卡尔维诺又与汪曾祺亲密无间……不过,有时看着貌似杂乱的组合,隐隐地竟能找到大异其趣的感觉来:譬如《西方哲学史》与《茶经》,《理想国》与《乌合之众》,《裸猿》与《人类简史》。凡此种种。书里是有神明的,此番种种实属不敬。终于下决心拆去睡床,添置书架,几番归类、各种腰酸背疼汗流浹背后终于有个书房模样了,配上原本窗台上的几盆兰草绿植,几块捡来的石头算是文玩清供,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呢。

藏书中最为“珍贵”的有两套:一套是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合计2.78元。末页有父亲的签名以及购书日期和地址:77.4.21 金卫。那时父亲已从徐汇调往金山,参加上海石化总厂的建设。还有一套是上海古籍社1978年四卷本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价格6.85元。两套书并非善本孤本之选,尽管封面包了牛皮纸,但书页已经泛黄,所谓“珍贵”是因为这是父亲的遗产,也是家庭藏书的始祖。父亲那时微薄的收入需要养活远在山东